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四三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39/Rev. 2).....	1
主席发言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三十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霍奥·奥古斯托·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先生
(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巴尼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39/Rev.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主席发言

1. 主席：我想对这次会议延期召开表示抱歉。但我相信，我们都了解这次延期是由于安理会各位代表感到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2.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先前的决定，我现在建议，邀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法拉先生(约旦)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G.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J.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上就座。

3.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想首先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表示祝贺和最美好的愿望。

4. 你在贵国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出色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用不着再重复。我只想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对你参加我们的行列那么短促的时间，这么能干

地处理我们的事务，表示敬佩和谢意。这确是一种成就，清楚地表明了你个人的才干和经验；同时也证明了你们的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拉丁美洲——贵国是其中那么重要的组成部分——富有人材和智慧。

5. 对你的前任、我的好朋友和同事布阿图拉大使，我只能表示衷心的歉意。我本想和往常一样给他以支持。可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或许还加上思乡病不可抗拒的压力，我离开了纽约一个月。很多人原来预料安理会的七月将是漫长而热烘烘的。但是有过这种期望的人肯定地失望了；我从留下来的同事们了解到，在七月份里，布阿图拉大使把一切事情保持冷静。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偶合。我和布阿图拉大使相当熟悉、相当接近，足以证明他基本上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只有在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受到威胁和干预时，他才变得似狮子一般勇猛。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他重新保证：永远忠于我们的友谊，并衷心祝愿他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取得不断的成就。

6. 这是在我们的新同事乔治·鲍尔大使就任后，我在安理会上第一次讲话，我愿向他伸出欢迎和友谊之手；并期望能够继续保持我一贯荣幸地与他的代表团尤其是与他的尊贵的前任、阿瑟·戈德堡大使保持的那种愉快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7. 我同时对新任的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新的责任重大的工作予以充分合作。

8. 当我转而谈到目前议程上的特定议题时，对我的同事们已经雄辩地谈论过的东西，我没有多少要多说，也许只须重申我国政府对下面事实的严重不安和忧虑：在中东问题上——我们今天辩论的事件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安理会乃至联合国本身，好象深陷在泥坑里，对十个月前作出的决定，仍在原地作危险的踏步。

9. 我们痛切地看到，自从我们一致通过去年十一月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以来，实际上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同十一月份把问题暂搁下来的时候相比较，局面如果不是更加危险地僵死，也是同样危险地僵持着。连一线和平解决希望也被这个或那个停火区连续不断的敌对行为和冲突忽然粉碎了。

10. 我所说去年十一月以来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并不是批评那些为我们致力于维持和平的人。秘书长致力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事业，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地雅林大使不倦的、很在行的努力受到一致的赞扬和赏识。但是，尽管有这些努力，以及安全理事会在十个月前作出了的一致通过的决定，局势仍象过去一样险恶，另一次冲突的前景又开始隐然出现了。

11. 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前景，我们应给予密切的聚精会神的注意。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冒着重犯一九六七年六月冲突前那段时间所犯的同样的历史错误的危险——让事态放任自流地走向紧张、对峙和最后冲突的错误。

12. 近十个月来在安理会上我们辩论的那些屡次重演的可悲的事件，是目前的对峙和僵持的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们会继续引起象过去一样的相互使用暴力行动，导致更多的紧张、苦难、冲突以至最后战火爆发。我们希望能摆脱这种暴力与冲突的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是：保证忠实而有效地执行载有对双方都提出要求和义务的均衡条款的十一月决定，这样就能够通过或许缓慢的、但可靠的和平缔造过程，开始医治最近二十年的创伤。我们就可以有希望看到目前这种仇恨和苦难的形势得到改变。

13. 当然，我并不低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的种种困难。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有多年冲突、流血的历史及背景的一个老问题。而血迹总是最难洗掉的。

14. 但是我和我国政府都相信，答案并不在于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流血。答案以及历史的奋斗目标在于力求公正而持久的解决；这种解决将会保证相互容忍，以及时导致中东地区各民族光荣地共存与合作。

15. 不用说，在这方面我们无须寻找新的倡议。去年十一月一致通过的决定是取得这种持久而公正解决的良好开端和良好基础。我们所似乎缺乏的，是把这个决定贯彻到底的一致意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全力支持秘书长和他在该地区的特别代表的努力看成是自己的紧急任务。对于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任何希望迹象与和解姿态，我们都应鼓励和支持他们紧跟上去。我们应该向有关的当事国施加影响，让他们按照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原则和条款在解决

一切争端中忠实地合作。很明显，常任理事国在缔造和平的努力中有异乎寻常的作用和责任，无需我们再详细叙述。

16. 当然，同时我们还有明显的义务要求各方面严格遵守停火决定，并谴责一切破坏停火行为。如果要创造导致和平解决的气氛，就必须维护与尊重停火决定。因此，我们要坚决主张完全尊重停火条款，避免一切破坏这些条款的行为；并清楚地说明，不断破坏停火将迫使安理会不得不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章节采取行动。

17. 我国代表团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投票赞成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我们记得，我们在该决议里对生命的损失和严重破坏财产表示遗憾。我们谴责以色列采取破坏停火的军事报复行动；同样地，我们对所有其他破坏停火行为也表示遗憾，并声明这些军事报复行动和其他严重破坏停火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18. 当然，我国代表团坚持它对三月局势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觉得当时局势和安理会今天面临的局势相同。我们对以色列武装部队最近采取的军事报复行动仍持相同的立场；就象过去我们曾毫不犹豫地强烈谴责任何和所有的破坏停火行为那样，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谴责这些行为。

19. 虽然我们愿意并准备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为停火提供这些权宜措施，作必要临时安排，我们不得不反复指出：为害今日中东的这一严重问题的最终有效的解决离不开安理会十一月份决议。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大部分注意和努力极须用于十一月决议及以此为基础的和平努力。这样，中东的和平事业才能及时地得到挽救；这个地区才能免除又一次战争和毁灭的悲剧。

20. 目前时机耽误已久，如果我们还仍然不去做到这点，那么，历史会指控我们玩忽了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职责，甘心袖手旁观从一切证据表明堪称为酝酿成战争的一场严重局势。

21. 主席：对埃塞俄比亚代表谈到我的那些亲切而慷慨的话，我想表示感谢。

22. 以色列代表请求发言，现在请他讲话。

2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安全理事会讨论由于约旦侵略行为和以色列防御行动而产生的局势已有十天了。十天来，我们在安理会听到了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声言以色列的防御措施是不正当的，而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战争将继续下去，毫不削弱。

24. 事实上，从约旦境内来的攻击一直在继续引起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危害和平，并妨碍取得和平协议的努力。

25. 八月五日，约旦军事阵地向以色列贝桑山谷的亚德尼亚和贝特-优素福村庄发射迫击炮和轻武器。当天更晚一点，奈维乌尔村又遭到炮击。

26. 在八月六日、七日、八日、十二日、十三日和昨天八月十四日，又从约旦军事阵地发动攻击。在这些几乎每天都有的攻击中，主要目标仍和过去一样，是贝桑山谷的以色列村庄。约旦军事阵地使用大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向这些地带开火。这些军事攻击也指向了在边境行驶的以色列车辆。

27. 昨天，约旦的袭击者用火箭筒向以色列阿拉瓦地区的艾因-亚哈夫村庄附近的一间小屋开火射击。几小时以后，一部拖拉机给埋在该村东北面路上的地雷炸毁了。

28. 我们的讨论在继续。但也就在同时，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不妥协态度和他们还拒绝终止从他们境内向以色列攻击，使这地区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阿拉伯立即停止战争并忠实遵守停火协议，否则局势将有最危险的恶化。

29. 阿拉伯代表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要安理会专心去对付以色列的防御行动，而对阿拉伯的侵略行为则听之任之。大家当然十分清楚，全世界不会同意这样不当的执法。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它的神圣权利，也不会同意这样不当的执法。

30. 在上次会议上，约旦代表企图对他的政府和其他阿拉伯各国政府直接参与从约旦境内对以色列攻击这样众所周知的事实提出质疑。

31. 数月来公开讨论了恐怖战争，其间有约旦的政治家们反复评论约旦游击队的作战行动；有阿拉

伯各国政府声言他们支持这种对付以色列的作战方法；有恐怖组织在政府赞助下，在安曼与开罗公开举行会议；有对突击队作全球性的宣传，包括目击者的叙述、个人访问、上映电视影片介绍这些袭击者的训练、他们根据地的位置和他们与约旦军队的合作；还有阿拉伯政府电台在广播这些恐怖组织的公报。但是经过这种种活动后，约旦代表还以为能够把自己打扮成清白无辜，并宣称他的政府对这些活动及其真相毫无所知。

32. 除了已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大量情报外，我愿提请大家注意下列事实，这些事实足以进一步说明恐怖战争的性质和政府应负的直接责任。

33. 尽管约旦代表声明说，“伊拉克军队在约旦是为了防御目的”〔第一四三八次会议，第15段〕，伊拉克参加了恐怖战争从来不是什么道听途说的事。

34.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从贝鲁特的报道说：“从去年对以色列的六月战争的前夕以来，一个约有八千人的伊拉克旅经常驻在约旦……它为阿拉伯突击队小组提供补给、武器、运输和训练设备。”

35.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写道：

“阿拉伯游击队正在广泛地训练，以便对以色列发动新的进攻。箴言报记者约翰·K.库利最近在约旦军营里亲眼看到了这种训练……侦察队长说，他曾经是伊拉克军队的一名中尉。”

36. 除了八月四日在萨勒特恐怖突击队兵营被打死的那名伊拉克军官以外，在卡拉迈突击队兵营又打死了伊拉克第四二一营的中校阿卜德·马吉德。这个伊拉克营还有一些士兵在袭击以色列时被俘，他们是：阿德南·曼苏尔少尉、鲁希·穆罕默德·阿卜达拉·布尔克兹与阿卜德·阿齐兹·马穆德·阿希·沙马下士。在向以色列恐怖攻击过程中被俘获的其他阿拉伯正规部队的成员有：埃及第三二二营的哈莱德·迪卜·阿杜·马穆德中尉与穆罕默德·阿舒尔·阿迈尔·阿马德·赫桑中尉，现均为以色列俘虏；叙利亚第四一三营的穆罕默德·阿贝勒·胡赛兹·阿卜德·哈尼少尉，现亦在以色列手中。

37. 约旦代表声称对安曼有恐怖突击队招募办公室毫不知情。我想下面的情报或许有点帮助。法塔赫的招募办公室就在安曼的侯赛因山清真寺附近的侯赛因难民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曼的招募办公室就设在萨勒特街。办公室有九个房间。贾卜赫恐怖组织的招募办公室设在瓦迪塞里街的中央邮政局附近。最后，埃及恐怖突击队营的招募办公室就设在安曼山，离洲际旅店不远的地方。负责官员为萨米·达汉纳少校。

38. 伊拉克上校穆罕默德·萨尔苏弗是伊拉克政府和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络军官。

39.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埃及报纸最后一点钟发表了瓦吉德·坎迪勒从安曼发回的下列报道：

“我一进入安曼就感到约旦首都所在的七座山丘中正发生着一些异常事情。几个小时后，我注意到伊拉克大使住所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以及法塔赫总部之间有某种活动。安曼与游击队阵地之间车辆来往频繁。在赫穆达赫与该组织成员之间，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突击队员之间都召开了会议。”

40. 在安理会上，阿拉伯代表和某些其他代表一听到“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这些词就颇为敏感。他们有些人宁可称这类执行谋害无辜村民、爆炸田野拖拉机任务的人为凶手、杀人犯和懦夫。他们使颂扬他们的人感到羞耻；使自己身上常穿的军服为之玷污。

41. 但是，“恐怖主义”这个词是这种活动的公认的描述用语。在联合国内，这个词已沿用很久。

42. 在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我们读到：

“有一些因素增加了紧张和危险，使局势恶化到异常地步。

“由恐怖主义和破坏行动组成的法塔赫活动所以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由于它引起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应。最近若干这类事件似乎表明那些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在组织和训练方面的新水平。”〔S/7896，第6和第7段。〕

43. 中东局势是严重的。大家都承认：除非停止从约旦境内对以色列作战，除非约旦保证严格遵守

停火协议，局势很可能会变得更严重。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地区的和平前景有赖于迅速地、有效地、公正地对付这个局势。

44. 主席：约旦代表想行使其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45. 法拉先生(约旦)：今天下午我本来不想发言，但是在每次会议上都听到颠倒是非的说法，使我不得不予以回答。在辩论这个议题时，特科阿先生以为只要把同样的论点、主张和颠倒是非的说法重复到十遍就行了。我已经反复作了回答。但是，如果他故意通过安理会来迷惑世界舆论，如果他在滥用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以便对全世界推行一个颠倒是非的运动，我想我应该使记录可信可靠。

46. 特科阿先生一再提到抵抗运动，而且不断称之为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我过去说过，现在还要说，这种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不是恐怖主义；它不过是反抗以色列占领，反抗以色列连续入侵，反抗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在加沙、在西岸和叙利亚戈兰等地的一场人民起义运动。我过去说过，现在还要说，人民起来抵抗外国占领是合法的、自然的，是上帝给予的权利。这不是巴勒斯坦人发明的。几乎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都曾抵抗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占领。我举马立克先生的伟大的国家苏联为例。我说过它在反抗纳粹主义中丧失了二千万人。我提到过法国。我提到过欧洲的其他国家，而且还说过“抵抗是对外国占领的回答”。我当时说这是合法的解放战争，我是引用了达扬先生、特科阿先生的国防部长的话。他也会称之为解放战争。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人民从内部反抗外来的外国侵略者。他们既通过侵略占领了我们的地区，在他们从这些地区滚出去以前，特科阿先生是不能到安理会面前谈论抵抗运动的。我并不以为特科阿先生是双手洁白无瑕地来到安理会的，因为他所代表的国家正在不断地威胁着耶路撒冷的朝拜之寺宇和圣殿。我并不以为特科阿先生有资格来到这里鼓吹什么道德价值，因为他所代表的国家正在不断地横行霸道逮捕人民，把他们关进监牢加以折磨。

47. 特科阿先生提到了他获得的某些证据。这次他没有说是机密情报。上次他从报刊引用了一些东

西而称之为机密情报。他穿插了许许多多自己完全凭空臆造出来的情报，说这些是机密情报。这次他没有这样做。他提到了某些情报，据他说，这是以色列从某些人手中获得的。我们要戳穿以色列人的捏造。要老老实实地了解事情真相并不难。我们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请非常干练负责的秘书长派遣他的代表到该地区去了解，去会见人民，探访监狱和加沙地带，看看西岸和耶路撒冷，看看那些面临着各种以色列侵略的圣地，然后来向安理会作出报告。秘书长的报告现已摆在安理会面前。报告说，特科阿先生的政府不允许代表到以色列。报告还说，为了避免接待代表，并能够来到这里继续编造谎言，混淆黑白，那个政府把与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本身无关的东西硬提出来。如果你们要的是事情真相，那么，特别代表正是这样一个人选，去了解事情真相，把它带到安理会，用关于该地区正发生着的事件的清楚陈述和特科阿先生及他的谎言当面对质。我想有一种所谓禁止翻供的说法。既然那个政府还正在拒不允许秘书长的代表到那里去执行调查任务，特科阿先生不得就拒不接待代表这个问题的任何方面翻供。

48. 特科阿先生提到抵抗运动中的伊拉克军官。我断然否认有任何伊拉克军官和在约旦或西岸的人们一起工作。我否认这一点，因为关于这些指控内容我们毫不知情。特科阿先生正在试图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真正的争端转移到某些对萨勒特、对伊尔比德城所犯罪行全然无关的情报。我希望安理会不要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

49. 现在我们的讨论快要结束了。我们一直都在听取发言。你们也反复听了当事各方的发言。你们很亲切而又有耐心。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作出决定的阶段。我们期望安理会不要作出例行的决议，不要作出一个附加在别的决定上面的什么决定，不要仅仅谴责以色列。我们希望安理会前进一步。我们希望安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充分效力的纠正方案。这个方案要结束以色列侵略行动、结束以色列对安理会的挑战、结束以色列严重违约行为。不然的话，这个地区还会有更多的纠纷，局势还会进一步恶化。我希望安理会能够考虑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50. 我们听到了许多人提到“均衡”这个字眼。但是在谈到由联合国产生的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犯下对约旦的罪行时，无所谓均衡。在受害者与侵略者之间，任何寻找均衡或所谓公平解决办法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是公正的。对待赤裸裸的侵略，不应该有什么均衡。在卡拉迈问题上，我们也听到公平处理的一些说法。更早在以色列产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很多要保持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军备均衡的说法。六月五日发生的事情就是对所谓军备均衡问题的回答。我希望安理会在这个清楚的问题上，对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例行决议。

51.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5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约旦代表把最简单事实置于不顾的企图，我认为这是不值得答辩的。我只想作一点简要说明，澄清一个问题。

53. 我们不但欢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甚至也欢迎约旦代表本人来以色列。目前，正是阿拉伯各国政府阻碍着特别代表按照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决议去调查阿拉伯国家犹太人受到压迫、歧视和折磨的情况。我们希望他们改变态度，允许秘书长的代表来到中东。

5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十分注意地听了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这是安全理事会上第十五个理事国谴责以色列以所谓报复性措施为借口犯下了新的侵略行为。苏联代表团在以前一次会议上有过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即使是以色列的同情者，敢于为以色列这些新的侵略行为辩解。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又一次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55. 以色列代表絮絮不休地引用了世界上各种报纸，从挪威到巴西，从联合王国到黎巴嫩和叙利亚，无非想说服安全理事会相信一件事：安全理事会应禁止被以色列士兵占领的领土上的人民憎恨占领者。但是很明显，不管以色列代表在这里费多大的劲，不管他怎样口若悬河，不管他怎样旁征博引外国的报纸，要使任何人相信安全理事会有能力和有权力去禁止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憎恨侵略者和占领者，那是不可能的。那简直是浪费时间。有句很好的日本谚

语：这象是缘木求鱼，就是说，做劳而无功的事。以色列代表企图说服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和整个安理会：应剥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憎恨侵略者、憎恨占领者的权利。这正是缘木求鱼一样地劳而无功。因此，让以色列侵略者认识他们这种活动的劳而无功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醒他们(象安全理事会许多理事国已经做的那样)，最好的出路在于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把以色列部队全部撤离以色列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样，以色列方面就没有必要控诉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憎恨占领者和侵略者了。

56. 主席：约旦代表请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57. 法拉先生(约旦)：特科阿先生再度回到我们提及的秘书长代表被拒入以色列一事，还提到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是阿拉伯国家的公民，就象他们是我们的东道主国美国，或是苏联、法国的公民一样。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它的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里，除了提及受到以色列侵略的居民外，没有提及任何犹太人。安全理事会在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说到它

“促请以色列政府确保发生了军事行动的地区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

58. 决议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人。但是特科阿先生和他的政府却把这扯进去，不但是为了寻找辩解理由以掩盖他们在占领区的罪行，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方法来迷惑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的舆论。

59. 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在安理会里研究这个报告和这个决议；在该报告的有价值材料的指导下，采取行动来执行这个决议。

60. 主席：以色列代表请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6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感到有必要又参加我们的辩论，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安全理事会如果没有他对以色列作慷慨激昂的攻击，还成什么安全理事会？我只想谈这一点。苏联对于阿拉伯的侵略行为应负重大责任。

62.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6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在讨论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行为的问题，并不是讨论苏联及其活动。主席的一位前任曾作出过决定：以色列代表应该讨论的是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而不应讨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行为和活动。因此，我请求主席执行这个决定。

64. 主席：对苏联代表提到的程序问题，我想回顾：关于允许不允许就审议中问题发表某些评论的现行规则，我先前曾谈过这些规则的解释范围。无论如何，我还是吁请以色列代表在不损害他的答辩权的情况下，尽可能把他的讲话限于审议的问题范围之内。

65. 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6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只想谈这一点：在中东，苏联应对导致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的阿拉伯侵略负重大责任。苏联政府由于现在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恐怖战争，承担了……

6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问题。

68.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6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求以色列代表遵守规则，不要谈论那些没有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70. 主席：我再次吁请以色列代表把发言尽可能限于确系审议我们正在处理的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本人应该请求所有理事国和所有代表予以合作和谅解。

71. 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7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他的政府由于现在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恐怖战争，就无从推卸鼓励谋杀以色列人民的责任。这个责任在苏联历史上将始终是一个可怕的污点。我们仍在等待苏联政府到安全理事会来……

7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问题。

74.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7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色列代表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你的请求和裁决。我请求大家注意这一点，而且还要向以色列代表说明，他不能提到与我们眼前的事无关的问题。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但是他在的话简直是对苏联的彻头彻尾的造谣和诽谤。我对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这种行为表示异议。

76. 主席：关于苏联代表提出的新的程序问题，我想再次请求这里所有的理事国和所有的代表予以充分合作和谅解。我以前曾清清楚楚地表示过，主席既不愿使讨论时不能畅抒所见，也不同意对不在审议之列的议题或题目作过度冗长的发言。对这问题，我觉得难以宣布裁决。我还是宁愿知道，我能指望得到所有理事国和代表的合作，以便在这里就发言问题达成某种谅解。所以，我再次吁请以色列代表把他的讲话限于审议中的议题，以便我们继续进行议事。

77. 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7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我对苏联代表在这里发表的造谣中伤，用简单几句话完成我对答辩权的使用。

79. 世界还在等候苏联政府到安全理事会来推进和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协议，而不是延长战争和谋杀。

80. 主席：叙利亚代表请求允许他发言。

81.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约旦代表请求不要提出一些枝节问题以转移我们对安理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注意力。这个主要问题就是约旦控诉以色列对萨勒特和伊尔比德两个城市的攻击，其结果是许多无辜的平民被屠杀，医院被毁坏，连运载伤员到医院的救护车也受到以色列飞机扫射。

82. 请约旦代表原谅我在这个时候要求发言；但是，当我们反复听到以色列代表歪曲事实和他的虚伪的和平意图，以及他的政府对和平的声称，又看到该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对这些推诿之词不予回击，那确实需要很大的容忍、耐力和克制。

83. 以色列代表反复谈到阿拉伯的恐怖和阿拉伯的破坏行为。但有些最近发生的事,我相信大家都目击与共睹了。我手边有一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第45页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以色列在叙利亚高地安稳定居”的文章,记者从库奈特腊写道:

“谁要是以以色列的戈兰高地计划有怀疑的话,他只要驱车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上连绵起伏的山丘与草原间走一趟,这些怀疑就会烟消云散了。”

“十四个月以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天战争的最后一次进攻中所占领的地区里,已建立了八个以色列居留地。还有两个尚在建设中。”

84. 接着,文章指出旅客如何被带领到戈兰高地并让他们看那里的酒店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借以向他们表明以色列在它所征服和占领的领土上最后定居了。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纳粹占领欧洲期间的任何一部分,而一张报纸又发表一篇同样反映旅客在被占领领土上活动的文章,那时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当然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反应。但是,我们却要来到这里听以色列代表大谈法律,其实干的是非法勾当。

85. 这里的许多代表当然也看过在各种杂志上的通告,邀请旅客访问以色列,有的还冠以下列的标题:“访问以色列,参观金字塔”。可是以色列代表却跑到这里来作关于法律和尊重法律的学术演讲。

86. 这里我还有一份最新出版的世界报。日期为八月十四日。下面的一条新闻表明了以色列的真正居心和丑恶的本质,也许会使安理会的代表感到兴趣。世界报用这样的标题报道:

“以色列人声称要控制美国-沙特油管:”“法新社八月十三日:据报道,以色列要求有权使用经过为它的部队所占领的叙利亚地区的沙特阿拉伯油管中的石油。黎巴嫩祖国报认为,以色列副总理最近声明以色列决定永远不会把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隐藏着它想控制横贯阿拉伯油管公司的美国-沙特油管的企图。”¹

87. 除了称之为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国际海

盗行为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是以色列代表竟还谈到了各项人道主义决议。但是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信件向他指出:

“按照对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和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联合国大会第二二五二(ES-V)号决议的严格的法律解释,〔各项人道主义决议〕明显地不适用于即使是最直接有关的国家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段促请以色列确保发生过军事行动的地区的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这一段无疑地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但是据严格的解释,它不适用于例如在拿撒勒或海法地区的阿拉伯人,当然也不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因为第1段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见S/8699〕。

这是联合国法律部关于各项人道决议的法律解释。

88. 除了下面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虽有这些明确的声明,以色列仍在继续禁止平民返回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叙利亚等国的被占领的领土。不仅这样,一直到现在,那里的平民仍受到野蛮的、非人道的折磨;国际红十字会仍然被禁止去调查局势,当然,以色列也禁止秘书长的代表到该地区去执行两项人道主义决议,并报告那里的局势。

89. 以色列当局正在折磨和杀害俘虏,把他们的血液送到医院,犯着各种各样残暴的罪行,但是以色列代表却到这里来,向安理会作关于阿拉伯恐怖主义和阿拉伯破坏行动,以及以色列尊重法律的学术演讲——好象以色列国一诞生下来就不是用阿拉伯人的血和财产来洗礼的。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那一个以色列村庄没有在法律上属于阿拉伯人的财产。但是这个人却跑到这里来高谈法律,为法律宣教。

90. 我不想使安理会不耐烦地再听下去了。但是以色列代表上来讲话总要旁征博引一番。我手中这本小书是法国最近出版的,名叫反对以色列,作者是皮埃·代默龙。²这本书的献词十分有意思。在引用

¹发言人用法语引用。

²波维特,巴黎,一九六八年。

之前，我想指出这位作者是一位信仰犹太教的法国公民，这个事实足以解释书中的献词。他说：

“献给二十年来西方不得不为它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和欠下的债而付出代价的那些巴勒斯坦人。

“献给由于他们、而又和他们一道受到侮辱和损害的所有阿拉伯人。

“献给拒绝一道干这种丢人勾当的那些犹太血统的法国人。”³

91. 在几页以后，该书作者又引用了另一位伟大的犹太作者和作家、著名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艾萨克·多伊彻的话。他也信犹太教，一度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六月五日战争以后却起来反对以色列的暴行。一九六七年夏天，艾萨克·多伊彻在最近一次接见新左翼评论时说道：

“甚至对奥斯威辛的记忆也不能迫使我们支持这种坏事。我是作为一个看到过自己家里有人死于奥斯威辛、也有亲属在以色列的、有犹太人血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这番话的。”

92. 但是，最重要的、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叙述，见于该书第135与136页，它用下面的词句，对这种侵略战争，这种接连不断的海盗行为作出评价：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少见过这样的国家，受到了以色列声称它所受到的那种攻击以后，能够从自己是受害者的侵略中那么迅速地捞到好处。没有那一种‘侵略’是这样合算，或是利上加利了。六天战争使以色列花了六亿美元，而海外筹款组织却给它带来了十亿美元。在战争前夕已经缓慢下来的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刺激。以色列国家银行在一份公报中证实了这一点：‘一九六六年底数达两亿一千七百万美元的支付差额赤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外币储存增加了八千万美元，到一九六七年底，总数达七亿美元。’

“银行指出，这种增加的部分原因是海外大量购买以色列财政部公债。

“以色列用战争占领土地后，由于开发了埃及西奈的石油，能够把它的石油输入减少约三分之一，六月以来已节省了五百万美元。”

93. 这些不是我的话。这些关于以色列国的代表和领导人承认他们发战争财的话出自伟大的作家、著名的权威。到目前为止，一个在恐怖中诞生，渴望饮阿拉伯人的血的以色列国家派来的代表绝对无权到安理会来高谈法律或高谈对法律的尊重。

94.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9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每多开一次会，我就越加钦佩安理会阿拉伯各国代表团能够把他们的发言严格限制在议程上的事情的了不起的成就。叙利亚代表居然能够结束他那个从不会超出安理会所讨论的控诉的发言，而没有任何一方打断他，我对此感到不好解释。我对他的成就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

96. 叙利亚代表对我作引证就表示厌恶，不过，如果他允许的话，我愿意说我在听他发言时又想起伏尔泰的话，他说：“我向上帝的祷告很简单：‘哦，我主，使我的对手显得荒谬吧。’上帝答应了我的祷告。”真的，一个无论在好与以色列作战方面，或在严重违反联合国信条方面，都比其他国家更死硬更顽固的国家，居然来高谈阔论联合国宪章的义务，这岂不荒谬？一个拒绝十一月安全理事会决议，不让秘书长特别代表雅林先生入境的国家居然来宣扬国际行为，岂非咄咄怪事？一个迫害犹太人、放逐基督徒、焚毁基督教学校、压迫库尔德族人的政府，居然来谈论人类苦难，岂不是不伦不类吗？

97. 主席：叙利亚代表请求发言，行使答辩权。

98.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让我答辩。我将尽最大努力说得简短些——因为要花很大气力才能说得简短些。

99. 特科阿先生引用了伏尔泰，我也记起了伟大的法国诗人艾尔弗雷德·缪塞的两行诗句：

“多么雄伟的欢乐呵，如此悲痛、又如此深沉，

“它使人刚要发笑，却又不得不为它哭泣。”

³发言人用法语引用。

也有一句相当的阿拉伯格言，可以翻译如下：“最痛苦的悲剧是使你发笑的一出悲剧。”他谈到叙利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受到迫害。这只能付之一笑。因为恰巧我自己就是叙利亚一名基督徒。不但这样，我还要十分谦虚地说，我还获得过圣保罗与圣彼得骑士团长勋章，而我自己就属于东正教会。这本已足够回答他了。但也许无妨再提醒他一件事：当叙利亚为了自由而反抗占领者时，在被绞死的烈士中，有许多就是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中的基督教领袖。

100. 至于在叙利亚的犹太人，我已经引证了到大马士革十分自由地调查叙利亚犹太人情况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写的一封信的原文。他在给叙利亚内政部秘书长的信中这样说：

“我知道，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事件中，叙利亚政府给犹太区提供了保护；我知道，最近有一名得了癌症的摩西教叙利亚公民，由于政府帮

助得以转到贝鲁特的一所医院。还有，全国教育部广播的声明一再强调指出，叙利亚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公民，象所有其他人一样。我甚至还能够声明，犹太公民仍然开门营业。所有这些事实，都使你获得赞扬，我觉得不能不加以强调。”⁴

这是引自在叙利亚自由活动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写的一封信。

101. 我说过，我的发言会很简短。对那些荒谬的指摘，我不一一答复了，因为这些指摘无非表明了发言人犹太复国主义意识中所固有的犬儒主义与虐待狂。他谈到上帝。而他本应避而不谈上帝的，因为“上帝”出自他的口就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词儿。

下午六时散会

⁴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与九月份补编，文件号 S/8689。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